



四川大學

中國俗文化

研究所叢書

佛經語料 與佛經用語散論

顧滿林 | 著

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四川大學

中國俗文化

研究所叢書

顧滿林 | 著

佛經語料
與佛經用語散論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佛經語料與佛經用語散論/顧滿林著. —北京: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161-6544-7

I. ①佛… II. ①顧… III. ①佛經—研究 IV. ①B94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160001 號

出版人 趙劍英
責任編輯 郭曉鴻
特約編輯 王冬梅
責任校對 韓海超
責任印製 戴寬

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
郵編 100720
網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發行部 010-84083685
門市部 010-84029450
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

印刷 北京明恒達印務有限公司
裝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
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開本 710×1000 1/16
印張 17.5
插頁 2
字數 279 千字
定價 66.00 元

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,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
電話: 010-84083683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四川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學術人才基金項目
四川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研究專項（哲學社會科學）
精品培育項目（編號SKJ2010001）

總 序

這套叢書是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部分同仁的學術論文自選集。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成立於 1999 年 6 月，2000 年 9 月被批准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，是“985 工程”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的主要依託機構，也是“211 工程”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研究所下設俗語言、俗文學、俗信仰、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四個研究方向，涵蓋文學、語言學、歷史學、宗教學、民俗學、人類學等多個學科，現有專、兼職研究人員 20 餘人。

多年來，所內研究人員已出版專著百餘種；研究所成立以來，也已先後出版“俗文化研究”、“宋代佛教文學研究”等叢書，但學者們在專著之外發表的論文則散見各處，不利於翻檢與參考。為此，我們決定出版此套叢書，以個人為單位，主要收集學者們著作之外已公開發表的單篇論文。入選者既有學界的領軍人物，亦不乏青年才俊；研究內容以中國俗文化為主，也旁及其他一些領域；方法上既注重文獻梳理，亦注重田野考察；行文或謹重嚴密，或議論生新；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我所的治學特色與學術實力。

希望這套叢書能得到廣大讀者和學界同仁的關注與批評！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
卷首語

編入本書的論文，主要關注漢文佛經語料特點，描寫分析佛經用語。

“壹”組 2 篇論文，討論《出三藏記集》及《小品經序》對譯經用語的“新”“舊”記述和判別同今存漢文佛典用語不一致的現象；文中揭示的材料及相關分析、推論，有助於更好地認識和利用佛經語料。

“貳”組 6 篇論文，佛教外來詞是作者關注較多的話題，音譯和意譯各有其用武之地，音譯既有全譯又有節譯，同一詞語常有多個不同譯法。本組論文涉及這類詞語在佛經語料中的使用情況和演變規律。

“參”組 4 篇論文，前兩篇描述音譯詞“塔”“魔”在漢文佛典中的出現時代及分佈狀況，重在說明字形產生時代，糾正流行說法之誤；第三篇詳述地名 Kapila-vastu 在漢文佛典中的六十四種不同音譯形式，闡明一些規律；末篇介紹“訛略”一語不僅用來評價音譯詞，還可有別的用法，同時指出大型辭書中該條目在釋義和引文兩方面存在的失誤。

“肆”組 3 篇論文，漢譯佛經用語不可避免帶有翻譯色彩，不僅音譯詞和術語專名如此，本語詞和普通用語同樣如此。本組以實例論證佛經用語翻譯色彩的具體表現：考述佛經中數的特殊表達方式，描寫和解釋由翻譯帶來的“國界”一詞特殊含義和用法，列舉分析竺法護譯經中表“曉悟”義的 73 個複音詞（組合）。

“伍”組 2 篇論文，描述東漢佛教文獻和道教文獻詞彙新質，通過與道經比較，凸顯佛經語料所載詞彙新質的總體特點。其中佛教文獻的選定主要參考了美國學者 Jan. NATTIER（那體慧）新著的考辨結論，她考定的東漢譯經篇目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
“附”譯文1篇，已故荷蘭漢學家 Erik Zürcher（許理和）對東漢佛經語料及口語成分的研究在學界頗有影響，此文推動對佛語料的辨別，加深對東漢佛經文獻的認識，值得參考。

前四組“壹”“貳”“叁”“肆”共15篇論文，均為顧滿林獨著。“伍”組2篇論文，顧滿林、俞理明合著；此系俞理明先生主持項目的階段性成果，顧滿林參研，承俞理明先生惠允，編入本書。“附”1篇譯文，綴於末。

以上論文原載於不同的刊物，發表時間有早有晚，體例不完全一致，今僅對格式作必要調整，各篇內容一仍其舊。

目 錄

卷首語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壹 佛經語料：從中土撰述看譯經用語

今存漢文佛典用語同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的矛盾	(3)
從僧睿《大品經序》看今存漢文佛典用語	(25)

貳 音譯與意譯，全譯與節譯

試論東漢佛經翻譯不同譯者對音譯或意譯的偏好	(43)
東漢譯經中半音譯半意譯的外來詞簡析	(55)
東漢佛經音譯詞的同詞異形現象	(64)
漢文佛典音譯詞的節譯形式與全譯形式	(76)
漢文佛典音譯詞多用節譯形式的原因	(89)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的佛源外來詞	(100)

參 個案考察：譯名形音與術語

從早期漢文佛經看“塔”的產生時代	(115)
梁武帝改“磨”作“魔”之說考辨	(119)
漢文佛典中 Kapila - vastu 一詞的音譯形式考察	(134)
漢文佛典中“訛略”一語的五種用法	(158)

肆 翻譯色彩：本語詞的詞義和用法

東漢佛經中的數詞及與數有關的表達方式	(18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佛經文獻中“國界”詞義考…………… (196)

竺法護譯經中表“曉悟”義的複音詞…………… (210)

伍 詞彙新質：東漢佛經與道經

東漢佛道文獻詞彙新質的概貌…………… (233)

東漢佛經詞彙新質中的意譯詞…………… (240)

附 譯 文

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…………… (251)

壹

佛經語料： 從中土撰述看譯經用語

今存漢文佛典用語同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的矛盾*

一 提出問題：“新語”和“舊語”的時間錯亂

南朝梁釋僧祐所撰《出三藏記集》（本文簡稱《祐錄》）是我國目前完整保存的最早一部佛經目錄，在佛教經錄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是今天判定早期漢譯佛經翻譯時代和譯者的主要依據。《祐錄》在有的章節記述了僧祐所見早期譯經語言上的某些特點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，這類記述往往和今存佛典不盡一致。

《祐錄》在卷一“撰緣記”末尾談到了不同時期佛經譯文的差異。該卷“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第四”云（為保持引文一致，本文引用佛典全部據《大正藏》，括號中數碼依次為《大正藏》冊數/頁碼/欄數，個別著作有校點本，標出引文所在頁碼以供參考）：

若夫度字傳義，則置言由筆，所以新舊眾經大同小異。天竺語稱“維摩詰”，舊譯解云“無垢稱”，關中譯云“淨名”，“淨”即“無垢”，“名”即是“稱”，此言殊而義均也；舊經稱“眾祐”，新經云“世尊”，此立義之異旨也；舊經云“乾沓和”，新經云“乾闥婆”，

* [基金項目] 本文為“漢代佛道典籍語言研究”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第一批項目 OIJB740010）和“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”（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研究課題）的階段性成果。課題由俞理明先生主持。本文另獲“四川大學哲學社科研究青年啟動項目”資助。

此國音之不同也。略舉三條，餘可類推矣。(55/4/3)^①

這裏初步提到了新舊譯經在術語翻譯上存在差異的幾種類型。又同卷“前後出經異記第五”云（字母編號為引者所加，以便下文稱引，《大正藏》原文的雙行小字放入括號中）：

A 舊經衆祐，新經世尊；B 舊經扶薩（亦云開士），新經菩薩；C 舊經各佛（亦獨覺），新經辟支佛（亦緣覺）；D 舊經薩芸若，新經薩婆若；E 舊經溝港道（亦道跡），新經須陀洹；F 舊經頻來果（亦一往來），新經斯陀含；G 舊經不還果，新經阿那含；H 舊經無著果（亦應真亦應儀），新經阿羅漢（亦言阿羅訶）；I 舊經摩納，新經長者；J 舊經濡首，新經文殊；K 舊經光世音，新經觀世音；L 舊經須扶提，新經須菩提；M 舊經舍梨子（亦秋露子），新經舍利弗；N 舊經為五眾，新經為五陰；O 舊經十二處，新經十二入；P 舊經為持，新經為性；Q 舊經背捨，新經解脫；R 舊經勝處，新經除入；S 舊經正斷，新經正勤；T 舊經覺意，新經菩提；U 舊經直行，新經正道；V 舊經乾沓和，新經乾闥婆；W 舊經除鐘、除鐘女，新經比丘、比丘尼；X 舊經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，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(55/5/1，點校本 15—16 頁)

這是僧祐對當時所見不同時期譯經用語差異的實錄，“舊經”指較早譯出的佛經，“新經”指較晚譯出的佛經，這從原文“前後出經異記”的名目可以得到印證。從這段文字記載的 25 組來看（“舊經除鐘、除鐘女，新經比丘、比丘尼”析為“舊經除鐘，新經比丘”和“舊經除鐘女，新經比丘尼”兩組以便於下文統計），上述“舊經”譯語（下文簡稱“舊語”）與“新經”譯語（下文簡稱“新語”）的差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。

第一，有的詞語舊經、新經均用意譯，但翻譯結果不一樣。有 9 組：

^① 引文據《大正藏》，括號中數碼依次為：《大正藏》冊數/頁碼/欄數。下同。

AKNOPQRSU。

第二，有的詞語舊經祇用意譯，新經祇用音譯。有 8 組：EFGHJTW，其中 W 實為兩組。

第三，有的詞語新舊經均用音譯（或兼有意譯），但翻譯結果不同。有 7 組：BCDLMVX。

第四，有的詞語舊經用音譯，新經用意譯。祇有 1 組：I。

照理說，以僧祐的學識和他的著作態度，這段文字應該是準確無誤的。不過，由於歷經傳抄，其中部分文字可能產生脫誤，人們已經注意到“舊經摩訶，新經長者”的“摩訶”和“長者”原非同一術語的不同譯法，沒有理由將二者相提並論，此處可能有脫文。^①“舊經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，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”也被認為存在同樣的問題。^②

那麼，除此以外，這段文字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？參照呂澂《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》，筆者普查了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中《祐錄》有著錄的全部佛經譯文，發現《祐錄》卷一“前後出經異記”的記錄與今存早期譯經有以下幾點不一致的地方（由於 IX 兩組有脫誤，而 P 組難以確切辨明所指，故下文的考察把這三組排除在外，而著眼於另外 22 組）。

1. 《祐錄》所載“舊語”在今存早期漢譯佛典中沒有用例。此類有 2 個：扶薩，須扶提。它們祇見於中土佛教著述，而不見於任何一部現存的佛經譯文。《大正藏》全文除《祐錄》卷一所引之外，這兩個譯語祇有以

① 中華書局點校本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一校勘記五九云：“‘摩訶’與‘長者’意不合，此處當有脫文。按‘摩訶’譯為‘儒童’，下欄疑脫‘新經儒童’一行。”又同卷校勘記六〇云：“‘長者’既與‘摩訶’意不合，其上當有脫文。”

② 唐·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十云：“祐錄所撰，條例可觀，若細尋求，不無乖失。只如第一卷‘前後出經異記’中‘舊經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，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’者一誤，若新舊相對，應云：‘舊經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，新經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；舊經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’二義全殊，不可交互。”（55/575/1）中華書局點校本《出三藏記集》據此改定正文，並加校勘記云“當是後人傳寫，中間脫去二行致誤”。譚世寶《漢唐佛史探真》（252 頁）則認為：“在菩薩與佛陀皆作為釋迦牟尼之特稱時，就很容易抹掉這種差別而產生混同之誤。例如，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一《前後出經異記》把‘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’與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’當作同一梵文名詞之異譯”，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十已指出其誤，但對其誤之因卻未見提及。拙見以為，其因主要是南北朝時‘三耶三佛’與‘三藐三菩提’皆曾意譯為‘正遍知’及‘正等覺’。實質上就是沒有把‘佛’與‘菩提’區分清楚。”

下幾處用例。

菩薩，應云菩提薩埵，亦云扶薩。（舊題南朝梁·寶唱《翻梵語》卷二，54/991/2）

開士，謂以法開道之士也；梵云扶薩，又作扶薩，或音薩，是之事也。（唐·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，54/364/2）^①

蘇部底，唐言善現，舊曰須扶提，或曰須菩提，譯曰善吉，皆訛也。（唐·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四，51/893/2，中華書局校注本420頁）宋·法雲《翻譯名義》卷一引此條（54/1063/3）

相反，《祐錄》視為“新經”譯語的“菩薩”和“須菩提”實際上見於今存最早的漢譯佛經，在今存東漢譯經中，“菩薩”有2798處用例，“須菩提”有635處用例；在《祐錄》有著錄的今存早期譯中“菩薩”多達67926例，“須菩提”多達11407例。茲舉東漢用例如下。

佛告須菩提：“今日菩薩大會，因諸菩薩故，說般若波羅蜜，菩薩當是學成。”（東漢·支識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一，8/425/3）

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魔愁毒如是。須菩提白佛言：“一魔愁毒耶？餘魔復愁毒乎？”佛語須菩提：“一佛境界所有魔，各各於其所止處不安。”（東漢·支識《道行般若經》卷九，8/469/3）

2. 《祐錄》所載“舊語”和“新語”在今存早期譯經中都有用例，但“新語”往往比“舊語”出現時代更早。此類有13組：C/D/F/G/H/J/K/M/N/O/Q/V/W，其中W實為兩組。

僅以“舊經舍梨子（亦秋露子），新經舍利弗”為例，此為人名，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經中常見，梵文 Śāriputra，純音譯為舍利弗（或舍利曰、

^① 按：本句文字疑有訛誤。此條乃玄應為三國吳支謙《明度無極經》卷一所作的音義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據日本獅谷白蓮社刻本影印的《正續一切經音義》單行本中，其文字和《大正藏》完全相同。

舍利弗羅、舍利弗多羅)，純意譯為秋露子（或秋鷲子、鷲鷲子），半音譯半意譯為舍梨子（或舍利子）。^① 從今存佛經來看，純音譯形式首先出現，東漢最早的安世高譯經已有；純意譯形式次之，三國吳支謙開始使用；半音譯半意譯形式出現最晚，為東晉僧伽提婆始創。這些情況與《祐錄》的記載恰好相反。

聞如是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是時賢者舍利弗，請比丘聽說法……比丘應如賢者言，從賢者舍利弗聽，賢者舍利弗便說十二時聚會，能致賢者道。（東漢·安世高《佛說普法義經》，1/922/2）

佛說經已，跋陀和菩薩等，舍利弗羅、摩目犍連、比丘阿難等，諸天、阿須輪、龍、鬼神、人民，皆大歡喜，前為佛作禮而去。（東漢·支謙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，13/919/3）

秋露子問：“何等為覺？”佛言：“無上正真道即是也。”（三國吳·支謙《大明度經》卷四，8/494/2）

佛告諸沙門：“時王者吾身是，理家者秋鷲子是，勸王觀國者阿難是。”（三國吳·康僧會《六度集經》卷一，3/3/3）

佛告諸沙門：“理家者是吾身也，國王者彌勒是，鷲者阿難是，狐者鷲鷲子是，蛇者目連是，漂人者調達是。”（三國吳·康僧會《六度集經》卷三，3/16/1）

世尊聞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舍梨子所，語舍梨子：‘世尊呼汝。’”一比丘受教已，即從坐起，禮佛而去，往詣尊者舍梨子所。白曰：“世尊呼尊者舍梨子。”尊者舍梨子聞已，即往詣佛，稽首作禮，卻坐一面。（東晉·僧伽提婆《中阿含經》卷五，1/451/1）

彼時世尊告曰：“舍利子，汝為諸比丘說法如法，我患背痛，今欲小息。”尊者舍利子即受佛教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（東晉·僧伽提婆《中阿含經》卷二十二，1/570/2）

① 唐·釋良賁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》卷上二云：“舍利弗者，具足應云舍利弗多羅。舍利，鳥名；弗者，子也。尊者母眼如鷲鷲目，其相圓淨，其音便辯，因母彰名，稱舍利弗。”（33/450/1）

3. 《祐錄》所載“舊語”和“新語”在今存漢譯佛典中最早用例均出自安世高譯經。此類有 2 組：舊經溝海道（亦道跡），新經須陀洹；舊經直行，新經正道。

未得道跡，不得中命盡。謂已得十五意不得中死，要當得十五意便墮道，亦轉上至阿羅漢也，中得道亦不得中命盡，為息意身凡三事。謂善惡意，要當得道跡，亦復中壞。息死復生，善意起復滅，身亦不得中死也。（東漢·安世高《佛說大安般守意經》卷上，15/167/2）

第四同利，極同利無有過阿羅漢，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亦爾，持戒者同利。（東漢·安世高《佛說七處三觀經》，2/877/1）

四為直行消邪行，亦從邪行因緣非一；若干弊惡行生能得消，亦從直行因緣非一；若干好法致從行具行。（東漢·安世高《長阿含十報法經》卷下，1/240/3）

佛告諸弟子：“聽我說邪道，亦說正道。何等為邪道？不諦見、不諦念、不諦語、不諦治、不諦求、不諦行、不諦意、不諦定，是為道八邪行。何等為道八正行……”（東漢·安世高《佛說八正道經》，2/505/1）

可見，《祐錄》對新舊經譯語差異的 22 組記載有 17 組與今存漢譯佛典的實際用語相矛盾（兩者相符的僅 A、D、R、S、T 等 5 組，這 5 組“舊語”初見例比“新語”初見例早）。

本應晚出的“新語”出現在先，本應早出的“舊語”卻出現在後。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？

二 材料調查：《大正藏》中的“新語”和“舊語”

為了準確把握這 22 組新舊譯語在今存漢文佛典中的使用情況，本文把《大正藏》相關內容分四組來調查：第 1—32 冊的譯經以《祐錄》的著錄為界分前期譯經（東漢—南朝梁初）和後期譯經（梁及以後）兩部分，第